



NIGHT OF
THE ANIMALS

NIGHT OF THE ANIMALS

Bill Broun

夜袭动物园

[美]比尔·布龙 著 黄瑶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夜袭动物园

[美] 比尔·布龙 著
黄瑶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袭动物园 / (美) 比尔·布龙著; 黄瑶译.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9.3
ISBN 978-7-5596-0405-7

I. ①夜… II. ①比… 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59690 号

NIGHT OF THE ANIMALS

By Bill Broun

Copyright© 2016, Bill Brou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Wylie Agency (UK)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9 by
United Sky(Beijing) New Media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8-7769 号

选题策划 联合天际
责任编辑 李 征
特约编辑 刘 默 张 琦
装帧设计 所以设计馆
美术编辑 小圆子

未
UnRead
—
文艺家

出 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发 行 北京联合天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字 数 415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16 印张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978-7-5596-0405-7
定 价 58.00 元



关注未读好书



未读 CLUB
会员服务平台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5243 5752 (010) 6424 3832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
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UnRead

—
文艺家

致安玛丽

每晚，当他的同胞就寝之后，卡斯伯特便会步入冰水之中——身上一丝不挂——一直站到午夜才出来。来到岸上的他，也许会因为虚弱和头晕而站不稳，再三跌倒。待他躺下，片刻之后会有两只水獭舔舐他身体的每一部分，然后，它们会回到水中。这样，卡斯伯特整个人便能再次站立。

——《圣卡斯伯特的一生》
《黄金传奇》，公元 1260 年前后

作者注解

这部小说中的语言既包括来自伯明翰、黑乡、老伍斯特郡、英格兰克利山区的方言与俚语——这些方言与俚语有些正在渐渐消失，有些则在慢慢形成，也包括来自圭亚那英语中常见的短语，在未来背景下形成的推测性词句。我还会在更加晦涩难懂的地方或难以理解的术语旁添加脚注，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故事。

one

聆听动物园

二零五二年四月的最后一天，最新发现的彗星——“库伦—兰泊思”逐渐逼近地球。一个体弱年迈、过度肥胖的男子用肩膀挡开四周厚厚的树篱，挤进了地球上最后一座公共动物园。刚刚年过九旬的卡斯伯特·汉德利——最近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在自己魁梧而脆弱的骨架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尽可能迅速地爬进灌木丛（即便如此，也快不到哪儿去）。紫杉和榛树粗糙的树枝刮伤了他的手臂、脖子和脸，他却没有察觉，让他疼痛的是自己良心的鞭笞。

“加把劲儿啊！”老头自顾自地嘟囔着，勉强用一双大手护住自己的眼睛，“走啊，你这个该死的笨蛋，赶紧钻啊！”

去想、去感受都令卡斯伯特心如刀割，但最伤人的是回忆。片刻间，他看到了男孩的脸——那张渐渐沉没的脸庞，以及那双如河水般深邃的黑色眼眸。他还看到了长长的嘴唇，如同紫色鸢尾花瓣般脆弱，苍白的前额被一团灯心草环绕。他再次瞥见了那双爪子一样的小手，紧紧攥着溪边的蕨类植物叶片，整个身体，整个人，缠绕在时间的绿色细丝中，垂直下落，旋转，穿过上个世纪的悲哀，坠入深渊。

那里，或是某个地方，有他失踪的可爱哥哥，那个水獭男孩。这里，此时此刻，八十年之后，卡斯伯特会找到他。

卡斯伯特从未停止过寻找。

“德莱斯坦，”老头儿喃喃自语道，停顿片刻，大口喘息起来，把耳旁的一根嫩枝拽了下来，“我会找到去你那里的路，还有前往其他人所在之处的路。”

那跟这颗彗星又有什么关系呢？

整个世界都在沸沸扬扬地讨论它。卡斯伯特觉得，它是最糟糕的预兆。“库伦－兰泊思”似乎预示着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集体自杀正进入一个疯狂阶段——现在英国数万人、海外数百万人及动物已死于这种流行疾病。

正如最强势、规模最大的狂热组织——源自加利福尼亚州，名叫“天堂之门”——声称的，动物位于“低于人类的层级”，因此必须根除动物，自杀后的狂热分子才更容易进入“高于人类的层级”。他们宣称，地球就是一艘“废置的船只”，是精神升华的技术障碍。他们还称上帝“修改”了耶和华与诺亚的契约。《创世记》里的“云中之虹”¹——上帝承诺再也不会摧毁地球上生物的古老记号——不再备受推崇。狂热分子说，根据白色彗星的运行轨迹，以及不再包含动物的新契约的指示，他们陆续在多个大陆上找到了方法，将整个濒临毁灭的生态系统彻底摧毁。

迄今为止，国际上的反应一直都很迟钝，莫衷一是。在大多数狂热组织的起源地——美国，自杀和屠杀动物的行为看起来正日益增多，该国已掀起一场“认知监控”运动。不过，该运动尽管处于美国军队的延伸机构——新“国家警察”的控制之下，却并未在纽约以外的地区获得批准。似乎只有其他几个国家——韩国、印度、尼日利亚和英国——打算大战一场。

作为地球上最后一个“完整”的大型活体动物资源库——尽管基

1 《创世记》有关诺亚方舟的内容中提到，上帝曾说：“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译者注

因组克隆可行，但数量仍在减少——伦敦动物园如今已被狂热分子列为头号目标，至少在卡斯伯特看来是这样的。动物被唤醒了——他对此深信不疑——因为英国（实际上是世界）正处于令人绝望的险境之中。物种正大规模地、以自中生代以来就不曾出现过的速度消失于野外。因此，很少有动物物种还能在这个森林遭到滥伐、地面被人类削平的有毒星球上存活。于是，伦敦动物园在真正意义上成了某种承载所有彼此联系的生命体的“方舟”——一艘方舟，也是一座死囚监狱。

趁一切尚未为时过晚，这些明智的动物想要卡斯伯特帮助它们出逃。

卡斯伯特是个身材魁梧的男子，非常高大，是大部分英国人身材的两倍，却不及他们一半那么讲究。尽管处于半流浪状态，但不知为何，他总有办法找到食物，尤其是他最爱的冷腰子馅饼和腌鱼。他对英格兰的爱也超乎寻常，简直与他对无情的亨利九世国王的尊敬不相上下。他的手指像欧洲萝卜一般粗壮、肮脏，一双脚又长又窄，像鳗鱼一样油滑。一套陈旧的永联牌肌袖将他衰老的身体绑在一起。不过瘦削的身板上却挂着一个肥大的肚腩，数十年的高血压引发的心肌病，导致他心壁增厚，心脏扩大，要费不少力气才能在他鼠海豚般的身体里抽动几加仑的血液。然而，这个最不可能的客体——卡斯伯特·汉德利，一个很久以前出生在黑乡某个机械师家庭的卑微贱民，却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天赋异禀之人，他是所谓“奇技”的最新一代，也可能是最后一代传承者。

那天，他一直在等待，直到暮色的阴影笼罩大地，动物园里的访客结束一天的参观各自散开。当附近的步行大道和毗邻的操场已空无一人时，他以令人震惊的敏捷，一个箭步冲了出去，以免自己纤长的四肢引起别人的注意。如今，他已经无法保持快速爬行了。一根树枝戳着他的脖子，另一根则抽打着他的大腿。他紧紧闭上双眼，向前踢

着腿，动作丑陋，形成一个由破布与怒火制成的人力巨型旋转风扇。树篱的枝杈比他记忆中硬多了，也更锋利。他挥动着自己“老朽”的前臂，回避、躲闪，大口吸气，快速摆过另一只粗壮的手臂，就仿佛他正试着嘲弄一群威胁用紫杉木棍刺伤他的瘦弱男子。

毕竟，他周围曾有这么一群人。卡斯伯特此生大部分时间都依靠救济金生活，后来又领“伤残抚恤金”。他戒不掉弗洛特，却完全不会因此而不安。他听到一些声音——很多声音。去年有一半的时间，他的心思都被类似老虎的影子和鬼影的幻觉所萦绕，如同一只被困在点着蜡烛的灯笼里的惊恐万分的蛾子。这比初次戒断弗洛特所带来的典型的、众所周知的可怕结果还要糟糕得多。不管看到什么动物，流浪猫或者趁着列车冲进车站、沿着“新铁路”轨道奔跑的老鼠，他都很确信它们正准备对他做些什么，或是说些什么，或是二者皆有，直到它们终于这样做了。他能够听到动物的语言，或是说，他相信自己能听到，所以他得这么做。

他来到这里，试图闯入古老的伦敦动物园。

“快到了，”他边说边喘着粗气，“就要成功了，伙计。”

卡斯伯特没有钱，没有朋友，也没有财产，却通过奇技学会了聆听英格兰的动物说话。这种事就连受他尊敬的伟大的国王也无法理解。通过这项技能，他将挽救英国，挽救这个国家的生物。

不幸的是，地球上活着的人中没有一个人会相信他这个弗洛特成瘾者，一个疯子。

众所周知，喝了弗洛特的人会相信，来自弗洛蒂卡星球，留着紫罗兰色一般额发的微小访客，在每一片草叶顶端都保留了城堡，相信最后一只塔斯马尼亚老虎其实并没有在一九三六年因为一个无能的动物园管理员而冻死。无疑，弗洛特还未开始危害人间时，曾是地球上最好的合法迷幻药和镇静剂。它不只是让人如痴如醉、如释重负，还能带人飘过一颗颗白紫色的愉悦星球。它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备受追

捧的老牌麻醉剂氯胺酮（又叫“老K”）一样，能给人带来一种绝对的存在感，一种令人惬意的孤独感。不同之处在于它也能给人带来本体感受的错觉，让人感到自己仿佛长出了格外纤长、柔软而有力的双腿。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能否从弗洛特里“爬起来”或是“升起来”，关乎自制力的强度。喝了弗洛特，整个世界都在你的脚下。在几英里远的地方，地球仿佛变成了一个遥远的白紫相间的紫罗兰花田，你能感受到的只是花在脚踝处轻柔地搔痒。你什么也不需要，谁也不需要——上帝、爱人、宠物猫，统统不需要。

卡斯伯特已经为袭击动物园做好了适当的准备，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距离茂密的灌木林几米远的地方有一个秘密洞穴，是他这个月早些时候用紫杉木、榛树树篱和几棵短茎山毛榉搭建起来的。他用干燥的手来铲土，小心翼翼地折断嫩枝。他还在那里藏了一瓶备用的弗洛特，以及一把有力的剪线钳。他计划等到天黑之后为自己剪出一条路来，然后尽可能多地损坏几个笼子——特别是水獭的笼子。这是他几十年来做过的最有条理的一件事了。不管是从公园还是从动物园里面望过来，都看不到洞穴。它位于距离动物园坚硬的铁围栏一米远的地方——靠近豺狼区，也靠近铁围栏上一条罕见的缺口。不过，他宁愿这个洞口在法国，也比现在这个位置好——想要靠近它太困难了。

卡斯伯特又向前拱了几步，直到纠缠的榛树树杈再也不肯退让，将他封锁在绿叶交织的笼子中。顷刻间，他觉得自己看到了一个男孩，一个有着黑色头发的瘦削男孩，正在几米之外的灌木林中和他一起向前挤。“小德！”卡斯伯特说，“看看我。这儿！”男孩很快就消失了。偶尔，一根树枝会在重压下断裂，笼子的“栏杆”便有所松动，卡斯伯特得以再次移动。有一刻，娇小的嫩枝堵住了他的鼻孔和嘴巴，搞得他像只花园精灵一般，脸上不断地“长”出树叶。

“哦，该死！”他气喘吁吁地说着，从嘴里吐出了几片碎叶子。

第一次戒断的糟糕感觉也来了，将他向下拽去，用力拉扯着他的神经，抓紧他的肌肉以及他脆弱的心脏。弗洛特瘾异常恶毒的地方在于它拥有双重戒断综合征，呈两条钟形曲线的态势。不管是刚刚戒瘾的人还是长期戒瘾的人，都会被相隔十年或者更久的两次综合征发作的急性期所击垮。双重戒断综合征会让戒瘾者经过第一段精神错乱的地狱，来到一座和平与清醒的岛屿，然后再把他们拽进第二次戒断的狂风暴雨之中。

这些年来，自大权在握的首相时代与欧盟走向穷途末路，到大开荒和财产权起义，再到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各种狂热组织的缓慢崛起，直至二零二八年新国王的第二次复辟，颓废的卡斯伯特不知怎么都幸存下来了。这期间，他一直在固执地寻找自己失踪多年的哥哥——德莱斯坦。他记得，哥哥是在两个人还年幼时消失的。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事情了。从那时起，他离开了黑乡，也学会了如呼吸一般自如地应对伦敦日常的病态现象。污秽的老城似乎滋养了他，为他寻找兄弟的旅途提供了燃料。他学会了所有下流的脏话，吃过每一种由廉价土豆制成的薯条三明治¹，还学会了能够骗取²弗洛特的所有卑鄙诡计。一切的一切，如此自然而然、不由自主，全都指向靠近野兽的这个布满荆棘的角落。在卡斯伯特看来，如果伦敦的整个历史——从铁器时代到数字皮肤时代——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这个地方了。他确信，这正是他失踪多年的可爱哥哥德莱斯坦会归来留驻的地方。

上天为鉴，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的一次次周期性疾病暴发和亨利九世几乎吸干了英国疲惫血管里的最后几滴能量。数千名艺术家、哲

1 一种塞了炸土豆的黄油面包卷，通常搭配棕色调味酱或番茄酱。——作者注

2 免费获取，多半是通过诡计。——作者注

学家和作家纷纷加入自杀性狂热组织或是维基精神网络——这是一个植入性的多功能公共网络，生长于人的身体组织之中——那些厚颜无耻的自我鼓吹者的行列，但最有创造性的思想面对的是彻底的冷漠。

维基精神网络很早便不再处于“维基智者”的自由操控之下了。其内部运行方式不再通过开放源代码，而是“公开加标”，由服从亨利九世、贵族和教条法令的助理编辑进行垂直编辑。在英国境内发送信息价格高昂，还要经过集中管理与审查。在美国、印度、斯堪的纳维亚和远东的部分地区，维基精神的相对自由产生了一系列自己独有的麻烦（尤其是狂热组织问题）。但即便是在那些地方，开放的网络协议也已作废，互联网的黄金时代已成往昔。受密码保护的维基精神网络“追踪”已经替代了全球资源定位器。在英国人中，维基精神传播的主要是“老九哈利¹”的官方言论，以及一个土里土气的“新闻娱乐”节目。

“哦，小德。”卡斯伯特大声说道，把一只手伸向围栏。他握紧一大片稚嫩、边缘微微呈锯齿状的榛树叶，借力将自己向前拽过去。

“小德！”

对卡斯伯特来说，找到这个男孩不只是他花费毕生时间的一种寻找，还是一个命令，一个方向，一个神圣的目的地。

要是他失踪的哥哥还活着，应该有九十二岁了。但这一点对于老卡迪²来说完全没有意义。在他的心里，德莱斯坦永远都是个孩子。

卡斯伯特转过身，靠在刚刚穿过的围栏上。他发现围栏正支撑着自己的全部重量，一个男人二十二英石³重的身体和喷了漆的网眼、

1 亨利九世统治期间，穷苦民众对他的称呼。——编者注

2 卡斯伯特的昵称。——编者注

3 英联邦国家普遍采用的质量单位之一，1英石约等于6.35千克。——编者注

含微量毒素的镍条交织在了一起。他深吸一口气，闭上双眼。前一夜下过雨，几滴水正从他的脸颊上缓缓滑过，流下他的脖子。

“嘎勾嘎。”他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嘴里重复着动物园里的动物几个月前传递给他的最神秘的词句。“嘎！勾！嘎！”他尖叫着，听上去和他知道的原始动物没什么两样。他是怎么知道这句发音时嘴里溢满口水、咕咕噜噜的词句的，它是什么意思，从何而来，而他又为什么不停地重复——这一切他都不甚了解。但他知道自己必须这样说。

嘎勾嘎。

动物园并不是动物声音的唯一来源，却是其中最强烈的一个。这些日子以来，他到处都能听到这些声音。英格兰伴随这些声音（尤其是那些猫发出的）一同咆哮和尖叫。深夜，走在街道上很难不碰上家猫，它们告诉他月光下的蛾子正在施法；沿着霍洛威花园墙壁生长的蓝色锦葵花闻起来是石油的味道；或者要求他抚摩自己——要摸这里，不要碰那里，这里不要，那里要，就是这儿，在两只耳朵中间，那里，这里，那里，其实就是些猫咪的普通想法。

英国的狗也有很多话说。玻色子巴士¹上的一只拉布拉多导盲犬告诉卡斯伯特，城里所有的人行道、街道、房子、“新地铁”或玻色子巴士上都存在纵横交错的隐形网格线。在它看来，伦敦与毕达哥拉斯的哲学理念贴得天衣无缝，很是抚慰人心。而在卡斯伯特时常经过的伊斯灵顿的一扇木头大门后面，一只狂吠的刚毛猎狐梗会带着顽童般的活力尖叫：“快乐的暴怒！快乐的暴怒！快乐的暴怒！”卡斯伯特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他却对其深信不疑。

声音络绎不绝，来自整个阿尔比恩²。新福里斯特地区的黑眼小马

1 一种公共大众运输形式，使用的发动机是以玻色子粒子为基础的。——作者注

2 英格兰或不列颠的雅称。——译者注

想要更大的牧场。锡利群岛附近的肥胖灰海豹想要更清洁的繁殖海域。那年秋天，从铤刀山崎岖的黑色卡尔斯山谷中传来了发情期雄性赤鹿叫春的愤怒声音。还有英国的四千万只羊。卡斯伯特怀疑，每一只羊都有自己的小想法。

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笔下会说希腊语的鸟，或是吉卜林笔下那些高尚的、反对紧缩的狼不同，准确来说，这些动物并不是在和他“说话”。词语不是通过口鼻或下颌骨传出来的。尽管如此，动物还是能向他表明自己的主张。它们发出的信息，时而明朗，时而隐秘，但都能够感知。有些是在咿呀学语，有些富有表现力且十分准确，大多数都神秘莫测，但无一例外撩动了他的心弦，哪怕只有一点点。

它们的措辞也特别精练。通常动物园里的动物只会透露一两个意味深长的词语。“萨利克”，沙猫会这样低语。“摩可摩可”，河马嘟囔着。“进步与主权”，至高无上又常常特别啰唆的狮子会这样吟诵。诸如此类。忽然从某一天起，这些令人难以理解的简化词语竟突然在卡斯伯特的心里得到了完美的解读。举例来说，按照卡斯伯特的理解，“摩可摩可”显然意味着“让河马向泰晤士河进发”。他想，这话还要说得明白呢？

他用手臂拎起树篱间富有弹性的一团稀疏枝丫，转过身，试图倒退着进去。他要确保没有人看到自己。考虑到自身情况，他感觉今天已经准备得非常充分了。他穿上了黑色的保暖衣和绿色的裤子作为掩护，还戴上了保暖衣的帽子，将它紧勒，只露出自己黝黑的脸颊。他看上去就像早年电视节目中又高又黑的天线宝宝——一个新角色，名叫醉鬼，肚皮上托着被砸碎的电视屏幕，眼睛则是紫色的弗洛特瓶盖做的。

今天晚上，爬往这个秘密据点似乎比他那个星期的两次演练还要困难。他感觉自己仿佛正钻进一条叠好的、充满利刺的被子。放低脑